

## 史料研究

## 《有元重修文殊寺碑铭》考释

摘要：从历史地理角度考证，《有元重修文殊寺碑铭》的价值，涉及地名、环境和历史三个方面。该碑铭对嘉峪关的命名、嘉峪关周边环境及明代关西七卫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。

关键词：有元重修文殊寺碑铭 考释 历史地理

张晓东 张秋霞

《有元重修文殊寺碑铭》出自甘肃省酒泉市西南15公里的文殊山石窟，现存张掖市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民族博物馆。碑高1.24米，宽0.74米，厚0.25米，碑额和碑座已失。碑文用汉文和回鹘文书写，正面为汉文，共26行；背面为回鹘文，亦为26行。据此碑铭汉文部分末尾书：“大元泰定三年岁次丙寅八月丁酉朔十五日丙戌上旬喃答失太子立石”，知该碑立于公元1326年，立碑人为喃答失太子。

碑铭在《重修肃州新志》和《陇右金石录》中曾多次被提及或著录。清代历史考据家钱大昕、今人突厥语专家耿世民和考古专家张宝玺、日本人杉山正明等都对此碑进行了研究。古今学者们的研究集中于碑铭的两个重要价值点：一是碑铭部分提供的蒙元时代河西走廊蒙古察合台一支完整、正确的系谱对订讹、纠正《元史》史事之错误的作用；二是回鹘文碑铭对回鹘文学和语言研究的重要意义。笔者多年来关注此碑，今年有幸在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民族博物馆细观此碑，经认真细致地分析后，发现还有做进一步考释的必要。

耿世民、张宝玺先生在《元回鹘文 重修文殊寺碑 初释》一文中指出：此碑铭内容虽汉文和回鹘文部分大致相同，但后者并不是前者的译文。这不仅表现在段落内容和细节上不同，而且也表现在文体上不同：汉文为散文体，回鹘文则为押头韵的韵文体。<sup>[1]</sup>文章从史学、文化史、回鹘语文学三个方面简述了碑铭的学术价值。其对回鹘语言文字着墨较多，做了开创性的研究工作。不过，笔者认为，从历史地理角度来看，碑铭还有以下价值：

#### 一、地名方面

碑铭载：“且肃州西南三十里嘉谷山者，乃一切贤圣栖神化远之归心。”可知，肃州西南30里的山名为嘉谷山。笔者翻检史书后发现，这是关于嘉峪关的最早记载。“嘉”是“好”的意思，“谷”同“峪”，“嘉谷”即“嘉峪”，意指美丽的山谷，嘉谷山就是嘉峪山。既然碑文明确地记载“嘉谷”（峪）之山名，说明元泰定三年之前山名早已存在，碑文记载可补史书之缺漏。明初在嘉峪山西麓建关，以山名关，故曰嘉峪关。可以推测，至少在明初，此山仍叫嘉峪山。在明代后期的史籍记载中，嘉峪山山名已有所变化。《肃镇华夷志》载：“嘉峪山，（肃州）城西去七十里，既有古玉石山。”“文殊山，（肃州）城西南三十里……。”<sup>[2]</sup>嘉峪山出现了两个名称，山的主体部分被称为文殊山，把山体向西北延伸的岗塬，即嘉峪关所在地称为嘉峪山。依据相关史料分析，自元泰定三年（1326年），喃答失太子重修文殊寺立碑记事之后，文殊寺影响大增，肃州周边各族男女官民咸来朝拜，久而久之，至明末，当地群众习惯地称文殊寺所在山体为文殊山，而称嘉峪关所处的山体西北部的岗峦为嘉峪山。

#### 二、环境方面

碑铭又载：“林泉秀美，涧壑寂寥，神光现于长空，石室藏于畔侧。”说明元代之前的文殊山林木繁茂、泉水丰沛、山谷深幽，山涧侧壁有石窟，自然环境非常美，基本保持原生态。元代，河西走廊多为藩王封地，封地内臣民仍保持游牧习性，住则毡帐，食则牛羊，没有对环境造成破坏，且蒙古贵族崇尚佛教，视寺院、佛寺、石窟集中的文殊山为圣地，故文殊山自然环境保存相对完好。《晋书·宋纤传》中有文殊山的最早记载：东晋明帝太宁年间，敦煌学者宋

纤游学酒泉，因南山（即文殊山）山川林木之胜，峡谷流泉之美，决意隐居于酒泉南山。前凉酒泉太守马岌闻宋纤大贤，慕名拜访被拒，题诗于石壁之上，曰：“丹崖百丈，青壁万寻，奇木蓊郁，蔚若邓林。其人如玉，维国其琛，室迩人遐，实劳我心。”<sup>[3]</sup>碑铭的记载可使我们得出结论：东晋至元代近千年间，文殊山一直保持着良好的自然环境。即使在清代，此地自然环境依然依旧，清乾隆二年编修的《重修肃州新志》载：“山上獐鹿攸伏，树头鸟雀喧呼，幽林雅趣，是佳境。”<sup>[4]</sup>而今文殊山荒山秃岭，泉水枯竭，满目苍凉，盖为近代以来人类过度开发所致。

### 三、历史方面

据日本人杉山正明先生提供的资料，碑铭的记载与帖木儿王朝时期的波斯文系谱资料《系谱系统上的显贵世系》内容相吻合。碑铭提供的察合台支系的世系谱是：真吉思（成吉思汗）—叉合歹（察合台）—拜答里—阿禄嵬（阿鲁浑）—主伯（出伯）—喃忽里—喃答失。综合相关资料得知：察合台为成吉思汗第二子，拜答里为察合台第六子，阿禄嵬为拜答里之子，主伯为阿禄嵬第二子，喃忽里为主伯第六子，喃答失为喃忽里长子。耿世民、张宝玺先生论述了碑铭部分提供的系谱对补充和订正《元史》的重要作用，但忽略了碑铭对明代关西七卫蒙古族研究的作用。

碑铭载：“今遇喃答失太子[常]闻[圣]境之地，每慕敬仰之心，同众兄弟等于六月二十三日，特进焚香。”“大元泰定三年岁次丙寅八月丁酉朔十五日丙戌上旬。喃答失太子立石。”说明这支察合台后裔生活于肃州近邻地区。据胡小鹏先生考证，主伯为忽必烈时期坐镇河西的诸王之一，在抵御中亚诸王叛乱的军事行动中独当一面，支持忽必烈，获得丰厚回报，镇戍河西之地，称雄西北一隅。元代后期，主伯家族共有鹵王、肃王、西宁王、威武王四个王号，封地主要在肃州至哈密一带。世系分别是鹵王：主伯—南忽里—喃答失—忽塔忒迷失—不颜帖木儿—嵬里—亦怜真—别儿怯帖木儿—桑哥失里；肃王：宽彻……忽纳失里—安克帖木儿；西宁王：忽塔忒迷失—速来蛮—牙罕沙—速丹沙；威武王：主伯—亦里黑赤—不颜嵬里—忽纳失里。<sup>[5]</sup>再看相关史书的记载，《肃镇夷夷志》载：“盖哈密卫者，古之伊吾庐地也，汉、唐、宋俱属于土番。元封其族子忽纳失里为威武王，王卒，其弟安克帖木儿继立。时永乐四年，帖木儿遣使朝贡，遂改武威[威武]为忠顺王，赐金印，升都督四员。”<sup>[6]</sup>《明史》卷330《西域传》安定卫条载：“元

封宗室卜烟帖木儿（不颜帖木儿）为宁王镇之。洪武三年遣使持诏招谕。七年六月，卜烟帖木儿使其府尉麻答儿等来朝，贡铠甲刀剑诸物。太祖喜，宴赉其使者，遣官厚赉其王，而分其地为阿端、阿真、苦先、帖里四部，各锡以印。明年正月，其王遣傅卜颜不花来贡，上元所授金、银字牌，请置安定、阿端二卫，从之。乃封卜烟帖木儿为安定王，以其部人沙刺等为指挥。”<sup>[7]</sup>《明史》卷330《西域传》曲先卫条载：“洪武时，酋长入贡。命设曲先卫，官其人为指挥。后遭朵儿只巴之乱，部众窜亡，并入安定卫，居阿真之地。”<sup>[8]</sup>《明史》卷330《西域传》赤斤蒙古卫条载：“洪武十三年，都督濮英西讨，次白城，获蒙古平章忽都帖木儿。进至赤斤站，获鹵王亦怜真及其部曲千四百人，金印一。师还，复为蒙古部人所据。”<sup>[9]</sup>从碑铭和上述史料可以看出，元末明初，肃州西部之地居者多为察合台后裔及其属人，其察合台后裔与碑文记载的世系是一脉相承的。这些人住在此居住长久，已使当地蒙古化。明代以故元诸王游牧部落为单位设置关西七卫，只能因俗而治，羁縻管理。碑铭与明代关西七卫是有关联的。

现根据耿世民、张宝玺先生的录文，将碑铭全文移录如下：

#### 有元重修文殊寺碑铭

噫速凡昔帝悉怛大吉祥者，崇信三宝，如清凉帝青宝于世界，为总为大。[太]祖皇帝真吉思天赐金轮宝位，绍继于薛禅皇帝金轮天子，皇帝、皇后、皇太子及金枝玉叶，皆积集善根，广种良田，于法门中作引道者，普利众生，悉令开悟。金转轮王皇帝南瞻部洲为世之主，传位与真吉思皇帝，即位之年降生下叉合歹：义勇绝世，相貌端严，聪明乃义贯人间，福德而智慧具足，真金上子，万民可爱，真寔有倚。于中花佛国降生[拜答]里大王：洪福高厚，宿世作因，万国之上，真龙太子。阿[禄]嵬大王降生世间：福气超伦，万事皆至，无业真心，法宝同体，根本真性。降生下主[伯]大王：上根无比，于佛法性，如真甘露，法门道中，行理相同。降生喃忽里大王：智慧聪明，福禄最高，礼义非常，博通经律，妙解真空，于诸戒中，最为第一，天下万民，无不钦仰。于大地中降生喃答失太子。从上诸王皆坐叉合歹金轮宝位，钦信佛法，深种福田，大启妙善真心，广作无涯胜福大菩提心，以圆满最吉祥身之光明，福惠周全，功德成就。且肃州西南三十里嘉谷山者，乃一切贤圣栖神化远之归心。林泉秀美，涧壑寂寥，神光现于长空，石室藏

于畔侧。爰有郑善进睹兹祥瑞，发心修盖文殊殿已经年远。今遇喃答失太子[常]闻[圣]境之地，每慕觐仰之心，同众兄弟等于六月二十三日，特进焚香。豁然天面雨分，现五色之瑞光，众皆咸睹。于三宝中，得广大成就，大开青莲之目。所观文殊圣寺古迹建立已经八百年矣，我今坐又合歹宝位，将寺宇翻盖重修，普渡沉沦，于佛会中同得受生。我发大心，救护众生，无量无边，总皆成佛。南忽里父、完者母诞降生喃答失太子。巴都麻答并亦禄歹二妃子，公主孤麻等，众兄弟子孙等，众宰相官员及百姓等，悉皆欢悦，喜跃无尽。金资贿赂，随力所施，同结胜缘。寺宇周成，材梁整台，殿方高墙，壁乃彩绘，圣容间金，而五色粧就，宝瓶琉璃皆砌周全，钟楼碑楼工成成就，周围垣墙悉成已毕。愿今大菩提心喃答失太子寿年绵远，盛体安康，永无灾虞，边方宁静，及十方界五谷丰登，合国内万民安乐。又广启虔心，文殊殿内愿立长明灯一座，所施灯油田地一十顷，永为常住，付主持僧耳你长老沙加令真、耳立、崑梨忍普。所将种种善根功力伏乞[天]上[地]下一切神祇，天下地上一切灵享，运大威严祈佑喃答失太子等，常皆拥护，无诸魔障。法门广遍十方世界，功圆行满，福德周成，金枝永茂于千春，命等南山之寿算，凡修善心总愿成就，所作黑业皆悉不成，此世来生福慧增明，尽法界虚空

界，我愿广遍普及众生，超证佛果，直至菩提者矣。大元泰定三年岁次丙寅八月丁酉朔十五日丙戌上旬。喃答失太子立石。弘法僧速那令真撰秦亭辩吉。

档

注：文中“ ”表示原碑文字迹不清或缺文，“[]”中文字系依上下文或依回鹘文碑文补入。

#### 参考文献：

- [1]耿世民，张宝玺．元回鹘文《重修文殊寺碑》初释[J]．考古学报，1986(2)．
- [2][6]（明）李应魁撰，高启安、郇惠莉校．肃镇华夷志校注[M]．兰州：甘肃人民出版社，2006．
- [3]（唐）房玄龄．晋书[M]．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74．
- [4]（清）黄文炜．重修肃州新志[M]．酒泉：酒泉县博物馆，1984．
- [5]胡小鹏．元代西北历史与民族研究[M]．兰州：甘肃文化出版社，1999．
- [7][8][9]（清）张廷玉．明史[M]．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74．

（作者单位：张晓东，嘉峪关市文物局；张秋霞，嘉峪关市档案局/甘肃嘉峪关/735100）

